

中副選集

第十輯

中副選

中央副刊

中副央刊



中副選集 第十輯

有所權版



究必印翻

每冊定價新臺幣：精裝九十九元
平裝七十元

出版者：中央日報社

發行人：潘煥

編輯人：夏

鐵肩昆

地址：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3號

劃撥帳號：一 二 一 二〇 號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初版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五版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六〇三號
(本書如有缺頁、倒裝，請寄回調換)

中副選集

第十輯

序

楚水秋

中副選集現已出版到第十輯。「十」是個完滿數字，所謂十全十美、十成十足，都蘊涵沒有缺失的意義。就中副言，我們決不敢以「無缺失」自詡，但不能不以儘可能做到「無缺失」自期。

中副一貫以「中正和平、樂觀奮鬥」八字為選文尺度，已十餘年如一日；中副原來的版型得來不易，也已維持十有餘年。但近兩年來，不斷有中副之友坦率指陳：中副風格歷久而不更求創新，實在可惜；因而建議紛至，意見沓來。

直諒之言，意摯情真，我們十分珍視每一讀者的批評指教。因而從去年開始，首先更換大批刊頭，並在選文的比例上作了適度的調整，同時將方塊之門敞開，使讀者們不再有視方塊為禁地的印象。至於創新版型一項，所謂「利不十，不易業」，故經過較長時期的琢磨醞釀，始在最近試行探步。其進度可能是緩慢的，但我們有決心接納讀者們的寶貴意見，祇要該做和做得好、做得到的，我們一定全心全力去做。

中副是綜合性刊物，純文學與雜文學力求其適當的配合。如所週知，文學永遠不能與時代脫節，文風的盛衰，密切關聯一個時代政治與社會的盛衰。從中副過去發表的文章風格中，讀者自不難觸摸到當前時代的脈搏。

第十輯中副選集，所選以純文學作品為主，計短篇小說八篇、散文九篇、遊記兩篇、雜文兩篇、文藝理論一篇，共二十萬字，都是經過再三斟酌而得的佳作，惟遺珠之憾，終所難免。在主觀來說，這是中副最近一個豐收季的里程碑；在客觀方面，卻代表了當前文風所趨一個令人興奮的新動向。

輯中小說，大部分是反映當前繁複的社會事象，題材新穎，人物鮮活；技巧方面，頗能從豐富的想像力中導發出真實感來。散文則有其廣闊的涵蓋面，以文學作家智慧的筆寫出了人類最美的情懷。遊記兩篇，一是旅遊兼懷古之作；一是記敍一次艱苦新奇的旅遇，不落一般遊記文章的窠臼。兩篇雜文，「米格羅斯」是介紹瑞士的「超級市場」，提供國人在現代商業上一種革命性的新觀念；「時哉，時哉」是一篇慷慨激越的勵志佳文。文藝理論雖僅選「文學藝術的民族性」一篇，但重振我們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心，正是當前文學藝術家們應有的自覺。

這本選輯希望讀者們會喜愛它；當然我們更盼望作家們以及所有有志寫作者惠賜更多的佳稿，讀者們繼續不斷給予我們毫不保留的評示和指點。

中副選集 第十輯目錄

| | |
|-------|-----|
| 序 | 楚崧秋 |
| 行行出狀元 | 至善 |
| 執着點 | 韓韓 |
| 結 | 鄭慶慈 |
| 拆屋 | 戴梅 |
| 周的眼淚 | 小野 |
| 師父 | 吳宜森 |
| 騙的世界 | 阿老 |
| 往下紮根 | 高鳳池 |
| 萬物之靈 | 喬木 |

(151) (139) (112) (95) (86) (63) (41) (27) (7) (3)

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|
| 爺爺 | 太太與投稿 | 林子 |
| 大姑 | 我與安妮 | 平安 |
| 墓園晨光 | 腓尼基人的早餐 | 邁黃雍廉 |
| 田園之歌 | 蜈蚣鷄 | 謝霜天 |
| 太湖區冬航 | 托洛城懷古 | 岳康齡 |
| 米格羅斯 | 米格羅斯 | 岳公孫嬿 |
| 時哉，時哉 | 時哉，時哉 | 姚家訓 |
| 文學藝術的民族性 | 文學藝術的民族性 | 阮海寶 |
| | | 區紀復 |
| | | 培庚 |
| | | 何懷碩 |

(331) (312) (303) (294) (286) (274) (249) (242) (238) (221) (206) (199) (190)

行出狀元

至善

從郵差先生那兒接過來一張喜帖，我迫不及待的打開一看，是佩芬表妹的。一時，令我驚喜若狂。佩芬終於要和她相戀了多年的男友「王立中」先生結婚了，有情人終成眷屬，從此，姑丈和姑母也完了一件心事。

屈指一算，我已將近十年沒有和佩芬見面。十年來各自東西，平時只靠書信連絡彼此間的感情。

我知道她近幾年，生意做的很不錯，已打開了國際市場，不但自己賺了不少錢，同時也給國家賺了不少外匯。

佩芬曾多次寫信邀我到她那兒玩玩，我也很想去看一看姑丈和姑母，參觀參觀他們的針織公司。但是婚後一連生了幾個小蘿蔔頭，出趟門，又是尿布，又是奶瓶的；談何容易？別說玩了，簡直是活受罪啊！但是這次她的婚禮，無論如何，我也得去參加，一方面向他們祝賀，另一方面，也好去向佩芬學學「生財之道」呀！

說起來，真是「行行出狀元」，佩芬本人並沒有什麼學歷，連初中也沒有畢業，就靠她苦幹實幹，一股創業精神，克服了許多困難。如今，她已經是一家著名針織公司的大股東之一，擁有上千萬的財產，她的能幹和成就，給她們全家人帶來了幸福。倘若，當初她不是個「讀書料」，使姑丈和姑母傷透了腦筋，她倆也不忍心讓她退學，到針織工廠去學織襪子。那麼，她現在也沒有這麼大的成就，姑丈恐怕還在做小生意呢。

佩芬是姑丈的長女，長得明眸善睞，一張能說善道的小嘴巴，看起來既聰明又伶俐。但不知怎的，小時候在學校讀書，除了對音樂和舞蹈較有天才外，對其他功課毫無興趣，成績單經常好幾門不及格。十多年前，還沒得免試升學，在四五年級時，學校的老師和家長們，就逼得很緊了，到了六年級，更甭說了，老師的教學方法像「填鴨子」似的。這些可憐的小學生，天天背着個大書包，參加惡補，爲的是畢業後，能升入一所較理想的學校。

佩芬本來就是個貪玩又不用功的學生，這樣的逼法，對她不但無效，反而使她更厭惡讀書了。她時常在補習時溜到電影院，一心想在長大後當個「電影明星」。當時她最崇拜的是：李麗華、林黛、葛蘭、尤敏……那些大牌明星。她喜歡學她們走路的姿式，說話的聲調，

學她們唱歌，學她們的「媚眼」，甚至寫信給她們索相片、拉關係，真是個標準「小影迷」！姑丈就討厭她這一套，聽到她唱歌就吼，當然，她在姑丈面前，更不敢學她們的動作了，她一舉一動，都得裝成一個「淑女」。姑母對她較鬆，只要能辦得到的，有求必應。

佩芬平常最大的嗜好，就是收集明星們照片，她擁有好幾大本，有自己花錢買的，有在報上剪的電影廣告，也有一些是寫信向明星們索來的簽明照片。她每得到一張，就如獲至寶，逢人炫耀。

「表姐，看啊，這張照片是尤敏送我的，我同學都說我長得很像她呢！」有一次她這樣對我說。

我接過來一看，可不是嘛，那雙明亮的大眼睛和那張小嘴巴，的確有點像尤敏，但是佩芬却沒有尤敏顯得文靜。

國校畢業後，同學們大部份都順利的升入初中，而佩芬却「名落孫山」。姑丈和姑母爲了她的前途，只好讓她報考一所新成立不久的私立中學。當時，姑丈已經自軍中退役，以賣黃豆、芽維生，收入微薄，所賺的錢除了日常開支外，還要供給五個兒女的教育費，生活之艱

苦，可想而知。

姑丈對佩芬期望很大，苦口婆心，一次再次的勉勵她：「佩芬啊，你是老大，你要好好讀書，做弟弟妹妹的好榜樣呀！」佩芬却視爲耳邊風。平時，她最討厭數學和英語，這兩科經常不及格，而最頭痛的是寫「週記」，往往胡謅幾行，草草繳卷。有時爲了偷懶，乾脆拿讀初一的妹妹的週記照抄一番。有次妹妹寫她導師在週會上不幸暈倒了，這位「文抄公」，也照抄不誤，她和妹妹既不同學，也不同班，所以待她的導師批改時，弄得又氣又好笑，把她視爲「問題學生」。

佩芬勉強把初一混了過去。初二的功課較重，「赤字」直線上升，不得不留級，姑丈氣得不理她，姑母則只有流眼淚，她把佩芬喊到跟前，拿着小棍子，本想好好的教訓她一頓，但是還未打下去手就軟了，她傷心的對佩芬說：

「佩芬，你也蠻聰明的，爲什麼不用功？不要強呢？現在留級了，將來怎麼辦？在臺灣不比在老家，老家有產業，不工作也有飯吃，在臺灣就不同了，你爸爸做個小生意，維持生活已經很困難了，何況還要供你們讀書，現在你太讓他失望了。」

「媽，我對不起您和爸爸，我不想再讀書了，我想休學，幫爸爸賺錢。」佩芬哭着，倒

進了姑母的懷裏。

姑母慈愛的摸着佩芬的頭說：「別哭，聽媽說：你還是得上學，只要肯用功，不會考不好的，其實，你天資並不差，別儘說些傻話。你是不是被『明星夢』冲昏頭了？」

「媽，不是的，」佩芬把頭搖得好似撥浪鼓：「以前那是因為我太愛看電影，才就誤了功課，現在我的『明星夢』已經醒了，我知道爸的脾氣，他是不允許我將來走那條路的。」

「你知道就好，現在用功還不遲。」姑母拍拍佩芬的肩，「想想看，在人浮於事的今天，一個初中都沒有畢業的女孩，能找什麼工作？只有給人家當小工，當傭人，聽人家使喚啊！爸和媽都是為你好，不論多苦，最少也要供你高職畢業的。能够高職畢業，起碼可以在機關裏當個小職員，混碗飯吃。」

佩芬聽後，難過極了，臉上佈滿淚水，她的心却在吶喊：「媽，請別再逼我了！難道說不讀書，將來就混不到一碗飯？」

姑丈多日沒有和佩芬講話了，在門外聽到姑母在教訓佩芬，就衝動着跑進去大聲吼着：「別再理她！反正是個沒有出息的東西！不是讀書料。也好，明天就把她送到附近那家針織工廠當女工，我也可以省一筆教育費。」

「爸，我情願去當女工。」佩芬大膽應着。

姑母連忙拉拉佩芬，小聲說：「你怎能和你爸爸頂撞？他是故意『激』你的。」

「媽，我不是和爸爸頂撞，我真的不想再讀書了。做女工有什麼不好？別人能做的，我就能做，我不能靠您和爸爸一輩子呀！」佩芬分辯着。

佩芬說了，心裏好過多了。是的，自從她是個「留級生」，她在校就常遭到同學們冷嘲熱諷，她們常在背後指點，說她是個「留級生」，有的老師則罵她「呆子」，一次次的給她難堪，使她受不了。她在父母跟前已失去了昔日的愛，在弟妹面前失去了自尊，她是多麼想換換環境，出去闖闖！

佩芬真的退了學，第二天就到永興針織工廠當女工。工廠的老闆高大昌，是個和藹可親的長者，老闆娘白胖胖的像個彌勒佛，夫婦倆對女工們都不錯，像個大家長。其他女工對佩芬也很友善，處處指導她，幫忙她。織襪子並不困難，只要學會操縱機器就行了，佩芬本來天資不笨，加上認真學習，很快就學會了。

佩芬自從進廠，白天工作八小時外，下班後，還幫助姑母做些家務，或者讀點書，練練

毛筆字，同時也漸漸體會到賺錢不易，每月把賺的錢都存入銀行不捨得花。姑丈和姑母都說她變了，變得乖巧又孝順。

熟能生巧，佩芬的技術，一天比一天精細靈活，很得高老闆和老闆娘的稱讚。已經加薪好幾次了，她也愈加勤奮，數年下來，她學會了各式各樣的織襪技巧，同時她也積了點錢。她雖然讀書不行，但在其他方面，她不願自己不如弟妹。她曾發過「誓」，退學後決不再依賴父母了，她要靠自己的雙手創造前程。

有天，她把銀行的存款算了算，足夠買一台織襪機，霎時，她興奮得雀躍起來！她的理想將要實踐了。於是她想和姑母商量，先買一台織襪機，自己在家裏織，等打定基礎再說。

「媽，我告訴您一個好消息！」佩芬故作神秘的說。

「什麼好消息？」姑母不解的問。

「我賺的錢，已經够買一台織襪機了，我想買一台在家織。」佩芬認真的說。

「別說夢話了，你賺的錢留作準備嫁妝吧！難道你要織一輩子不成！」

「我有自己的打算，不是說夢話。至於結婚準備嫁妝，還太早。」

「怎麼，高老闆把你解僱了？為什麼忽然想要在家裏織？」姑母還是沒有弄明白佩芬的

意思。

「媽，您想到那兒去，高老闆和老闆娘對我一直都很好，怎麼會把我解僱。」

「那麼你爲什麼要買織襪機在家織？織好了怎麼辦？難道要自己拿出去零售不成！」

「不是。」佩芬笑着搖搖頭：「我想先拜托高老闆代售。倘若要創一番事業，早晚總要自己幹的，我已做了數年女工，不能幹一輩子呀！」

「別儘說大話了，再停兩年，找個婆家該結婚了。再說，『同行是冤家』！人家高老闆不見得會答應替你代售。」姑母說。

「我想高老闆一定會幫忙的，他不是那種小氣人。」佩芬胸有成竹。

「他會幫忙？」姑母仍然不信。「你別去碰釘子了，除非讓他在中間也有好處，不然他會幹嗎？你別看他對你客氣，就把他當好人，那時候是要利用你，要你多爲他賺錢，多賣力，現在你要自己幹就不同了。」

「媽，您怎麼用這種眼光看高老闆？您不知道他爲人很重義氣，平時最樂意幫助別人的。」

佩芬不理會姑母的話，先買了一台織襪機和所需一切材料，第二天就去永興針織廠辦理

辭職，同時商量以後將成品拜托高老闆代售的事。

「高伯伯，您忙呀！」幾年來，佩芬都是這樣稱呼他。

高老闆正在修理一台織襪機，累得滿頭大汗。他抬頭看是佩芬，便問：「你是不是病了？昨天怎麼沒有來上工？」

「我沒有生病，只是有點事要辦，今天我來是向您辭職的。」

「辭職？」他用疑惑的目光望着佩芬：「你不想幹了，難道我和您伯母對你不够好？佩芬，我第一次見你，就非常喜歡你，你聰明又懂事，不論織什麼式樣的襪子，一學就會，現在你是我最得力的助手，竟要辭職，你是不是嫌薪水太少了？我們一直把你當自己女兒看待，我會為你再加薪的。」

高老闆的話，使佩芬既感動又不好意思。的確，他倆夫婦待她不錯，她也捨不得就此離去，但是，她有堅強的意志，她不能為高老闆的挽留，而破壞她原來的計劃。於是，她鼓起勇氣：

「多謝高伯伯這些年來的愛護栽培，我并不是嫌工資少，也不想要您給我加薪。但是，在你是我最得力的助手，竟要辭職，你是不是嫌薪水太少了？我們一直把你當自己女兒看待